今天回家时，舟恢复到了她的本体，也就是她们种族最初的模样：纯粹的白色液体懒洋洋地瘫软在地板之上，偶尔根据窗外的声音蠕动那么一下。如若是初来乍到的人必然是吓得落荒而逃，而作为同她结婚多时的我早就知道每隔一段时间这种种族就会恢复到原来的模样休养生息。

    翻看日程表后我很快意识妻并不是到了休憩的日子恢复到了原本的模样，而是喝了不知从何处快递来的酒液而变成如此状态的。桌子上那宛若星辰般闪烁旋转的液体和没有塞上的瓶盖证明了这一点。

也可以理解，因为公约法的存在，像妻这样的外星种族，更不用说还和本地人缔结了婚约的特殊人群。我们只能被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当中生活，一个城市说小也不小，说大也不大，这些日子在固定的街区里到处走走逛逛难免会让人觉得厌烦。因此，来到地球还是有些不适应这些琐碎法规的妻有些特殊的喜好，或是喝点什么与众不同的饮料也是寻常之事。

    唯一的问题是，我要怎么把妻子抱到床上去呢？

    如若是常人倒也方便，或是我是非常态也容易。按照常规逻辑我完全可以拿个脸盆将妻子装在其中，文献中记载中她们种族并不在乎身体被切分成多少段落，只要有足够的能量就能恢复到原本的状态。只是，从逻辑上能够通顺的处理方法就难以在情感上进行。

    毕竟，她是我的妻子。

    思索良久的期间我收拾了厨房，将那瓶银河一样的酒液搁置在了安全的地方，叠好了妻散落一地的衣物与鞋袜后的我也清洗好身体，选择了个惬意的姿势在她身旁躺下，并仔细观察着她最初的模样。于客厅的灯光下，她的身体是一片无暇的白，宛若在冬季的夜晚悄然出门，在空荡的街头独自伫立看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的纯粹。久看之下便能发现在白色波浪中微微泛起的粉红色与金黄，随即与涟漪般逝去，恢复往昔的朴实。这样的画面我可不曾在那些厚部头以及文献当中目睹，想来是她们种族最为私人也最为脆弱的部分。

    出于好奇心，我轻微的触碰了下妻的身体，触手温润，略显粘稠，像是黏胶一般随着我手的提升而拉长。而当我相用其他手指将其拭去之际，这黏液便分化到了另外的手指上。如此的窘态让我值得僵直不动，静静等待着妻的恢复。

不知是我的拉扯让妻的神智有些恢复，还是出自生物的本能反应。地上的那摊液体（妻）缓缓朝着我所在的方向开始蠕动，伸出触手攀附缠绕到了我的手指和身体之上。没过多久，我便感到一股强大的拉力拉扯着我倒向黏液的中心，周遭白色的液体也开始顺着我的身体开始蔓延。

    说实话，此刻的我感觉到有些惊恐。我百分之百相信妻没有一丝一毫加害我的意思，也认可她们种族是这个宇宙最为温和的种族，可身体不断陷入不透明的黏液，视野也逐渐变小还是会激发我本能的恐惧，像是在沼泽之中挣扎那样。若是说要在这样的情况中找到什么好事的话，那边是妻身体的大部分都黏在我的身上，我也能借此机会带着她朝着卧室走去。

    只是身上的拉扯力道越来越强，用最后的一丝力气打开大门之后，我便瘫倒在地板之上。视野的尽头正巧是落地镜，其中我的脊背，以及四肢的前段已经被白色的黏液紧紧包裹，而身后以及更遥远的走廊上，黏液正在以缓慢的速度蠕动朝着我的身体蠕动而来。

    令我有些吃惊的是，随着妻粘稠在我的身体的时间越长，包裹的范围越多，我就愈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了些许的变化。这变化并非来自于我的本身，而是黏液下意识的塑形。比如当黏液将我的双腿吞噬，缓缓顺着股间向上移动之际，我发现最后成型的并不是男性的曲线，而是我最为熟悉的，每次同妻交媾时她的下体。与此同时，黏液缠绕到我的胸口时也开始凝结成乳房的模样。

    就这样，我能够清晰地在镜子当中看到一个被黏液缠绕包裹的“男性”。至少从还显露出的脸部能看出是自己，而其他的部分已经成为了妻的模样。想来最后的结局，便是黏液将我包裹后变成妻的模样，她也能从我的身体中汲取能量后恢复意识吧。

    我并不觉得恐慌或是害怕。也许是这种液体能够麻痹人的神经和意识，使人觉得自己非常安全惬意。但最为重要的，是我相信自己的妻子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念头。

视野逐渐被白色所覆盖，而镜子当中瘫倒在地的已经渐渐不是我的模样，而是最为熟悉的妻子的面容了。

————

    “其他星系的酒后劲真的太大了。”舟习惯性地将凌乱的发丝潦倒脑后，眯着眼睛用朦胧的视线从床头柜找了根头绳后扎上，光脚朝着客厅走去时却发现酒已经被盖上了瓶塞，厨房也被打扫干净，四处却不见林风的踪迹。

    “他应该早就下班了。”舟拿起沙发上叠好的衣物穿上，翻看着搁置一旁的公文包以及桌上的纸笔，“这个时间点也不至于去买菜啊。”

    “是有什么……嗯？”舟努力地从宿醉状态脱离，并开始回想是否是到了什么值得纪念的时日或是节日之际，她的右手拿起了一旁的纸笔，开始书写起来。身体无法控制的乖离感也让舟转过头，通过上面的文字联想到了一个糟糕但不至  于带来什么严重后果的可能性。

    “我在你身体里。”

————

    “好事坏事都有。”舟一脸忐忑地等待着面前穿着制服的勤务人员发话，纤细地手指有些频繁地敲击着桌面。

    “好事是，你们不愧是全宇宙最为温和的种族。你丈夫虽然被你吞噬，但依旧保持自己最原本的状态，身体心理也健康，还能通过你的躯体与外界交流，待个十天八个月也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勤务人员颇为复古地拿出笔记本念着上面的文字，对舟露出纯职业性质的微笑，“坏事么，就是你要等到下一个休憩周期才能够把你的丈夫放出来了，用地球上的历法，大概是六七个月。”

    “那他怎么办，他还有工作的？”舟问道。

    “恕我冒昧，你们种族其实没有性别，而且可以变化自己的模样吧。”勤务人员说道，“我是可以花费点手续帮你的丈夫申请到带薪休假，理由一定要说也说得过去，是人类种族和外星种族的家庭事情，可当局有些时候不会这样想，反倒是会隐藏些麻烦的事情。”

    “意思就是让你变成我的样子，完全放开操控，让我去上班。”恢复神智的我在妻的体内控制着她闲置的右手书写道。

    “这是最好的了。”勤务人员点了点头，阖上笔记本时发出了清脆愉悦的碰撞声响，转过身朝着大门的方向走去，“以及有个告诫，你那瓶酒是能让自己的身体再度恢复到黏液状态，可不要忘记此时体内还有你的丈夫，这种酒对于人类来说就是致命的毒物。所以请不要随便冒险。”

    “谢谢了。”舟放弃了再度喝下酒液的念头，努力地适应着身体中有着另外一个人的感觉，站起身送别。

    “最后，你们是我见过适应最好的。”勤务人员打开了门，回首露出了私人性质的笑容，“也是最为幸福的夫妻。”

    “啊……谢谢。”舟都不知道此时说话的到底是谁。

    “新婚快乐。”勤务人员并没有等两人回过神，悄声关上了大门，留下了真正成为一体的舟与风静静地靠在沙发上思索这些时日发生的一切。

    “他刚刚说我们是见过最为幸福的夫妻。”舟看向了自己的右手说道。

    “估计是在异种族夫妻中。”我谨慎地挑选着词汇。

    “但说实话，你真的一点都不怕我吗？”妻看着厨房柜子的反光面板中的自己，“特别是面对我这种未知的外星生物。”

    “起初是有那么一点。”我在纸上书写着，“但就像你将来会读到我的心那样，你的确是外星生物，可更为重要的是，你是我的妻子，是我决定相守一生的人。”

    “我可以说自己被感动了吗？”

    “可以的，因为我也感觉到你眼眶中有眼泪。”

    “讨厌，我第一次感觉到被读心的感觉。”

    “那我尽量屏蔽感触吧。”

    “别。”

    “嗯？”

    “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更多。”妻说道。

    “但不用着急。”我继续书写道，“我们的时间很长。”

  b) I9 W) J& |' v8 Q. D/ }1 h

    “嗯，很长。”